

黑旋风  
译丛

# 柯南 道尔

和 主编/夏景

杀人魔王杰克

(俄) 伊戈尔·符谢瓦洛多维奇·莫日依科著

刘涛译 任光宣校译

学林出版社

黑旋风  
译丛

# 柯南 道尔

和杀人魔王杰克 主编/夏景

[俄]伊戈尔·符谢瓦洛多维奇·莫日依科著

刘涛译 任光宣校译

学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柯南道尔和杀人魔王杰克/(俄罗斯)莫日依科著;刘涛译.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01.8

(黑旋风译丛)

ISBN 7-80668-150-7

I.柯... II.①莫...②刘... III.故事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7707 号

## ·黑旋风译丛·



### 柯南道尔和杀人魔王杰克

作者——[俄]伊戈尔·符谢瓦洛多维奇·莫日依科

译者——刘涛

主编——夏景

责任编辑——黄晶

封面设计——陶雪华工作室

出版——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文庙路 120 号)

电话:63779027 传真:63768540

印刷——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张——5.5

字数——12.3 万

版次——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——5000 册

书号——ISBN 7-80668-150-7/I·35

定价——11.00 元

本书译自俄罗斯现代人出版社И ДЖЕК—  
ПОТРОШИТЕЛЬ一书。本书中文简体字版  
权属学林出版社所有。

英国著名作家柯南道尔创造出著名的英国侦探歇洛克·福尔摩斯。这是个文学的和历史的事实。然而,在读者的意识里,柯南道尔与他的主人公是分别存在的:他们的命运没有互相交叉,他们彼此似乎互不影响。此外,读者们还认为,这两个生命似乎与英国和周围世界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连。

我认为,事实上并非如此。

首先,阿尔杜尔·柯南道尔寿命很长。他在40岁时迎来了20世纪,之后又生活了三十年。年轻时他曾跟随帆船船队航行,壮年时他出现在南非的战场上,他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陪伴他的创造者,一起生活了三十年。在此之前,柯南道尔只有今天的研究者和幻想家们所收集的未曾笔录的传记。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不仅乘坐过四轮轿式马车和单马马车,还坐过小汽车,而且不能排除他曾经利用飞机作为交通工具。因为,谁也不知道,福尔摩斯死于何时。这或是发生于最后一篇故事结束的时候,或是阿尔杜尔·柯南道尔先生逝世的那天。这个问题至今仍然纠缠不清。

在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的有生之年,关于犯罪和侦破的科学——犯罪侦查学从与罪犯斗智、追逐小偷和杀人犯的技巧演变成成为广博的、非常严肃的知识领域,成立了很多实验室,甚至一些科学研究所。

最终,在这几十年里,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、迷离莫测的,甚至是骇人听闻的犯罪。柯南道尔知道其中的一些案件(歇洛克·福尔摩斯也应该从他的创造者那里了解一些),而另一些案件仅仅有所耳闻,至于第三类案件,则是从未听说过,因为它们发生在被上帝遗忘的阿根廷或是俄罗斯。这些案件,有的已经水落石出,有的还是迷雾一

团。负责案件的都是一些活生生的调查员和侦探。他们中年纪大的,没有料想到歇洛克·福尔摩斯即将出现,而年轻一些的,却是在讲述这位英雄的书籍的教育下成长。

把柯南道尔的生活和歇洛克·福尔摩斯的传记归结在一起,以便表明,他们是怎么与现实相协调的,他们与犯罪侦查学的发展是怎样相互影响的,他们与警察局的探长们的决断、与侦探小说的作者们的抉择有何联系。这种尝试,我们认为很自然。因为,阿加莎·克里斯蒂<sup>①</sup>的宠儿波洛和巴黎警局的警长梅格列都在有生之年结识了歇洛克·福尔摩斯,他们是他的年轻的同时代人。

本书近似于可敬的查尔斯·狄更斯所喜爱的在壁炉旁讲述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环节。

犯罪,这是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为创作吸取灵感,搜寻情节的环境。他从不认为歇洛克·福尔摩斯的故事有什么重要意义。虽然他顺手创作了(与威尔斯<sup>②</sup>同时)科幻小说,至少是开创了科幻小说的惊险流派,他还是把自己看作历史小说家。

壁炉旁的谈话中所固有的自然时序的框框,在本书中只是相对存在,而且可能会被打破。尽管如此,本书还是遵循事件的先后次序,使第一个案件要在时间上早于其他案件。

我们从这个案件着手有两个原因。第一、当侦探小说的第一页上出现死尸时,读者的兴趣会更浓些;第二、这个案件以特定的,尽管是间接的方式与后面的讲述相联系,可以让我

① 克里斯蒂(1891—1976),英国女作家。她的许多侦探小说的主角都是侦探波洛,一个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人。——译注。

② 威尔斯(1866—1946),英国作家。科学幻想小说的经典作家。——译注。

们过渡到柯南道尔的生活中。

根据法律资料,恐怖而又可恶的威廉·伯克 1792 年生于北爱尔兰。在他的前半生里,他经常更换职业、女友和居住地。最终,他与一个叫爱伦·马可杜伽的女人厮混到一起,很快又遇上了威廉·海勒及其妻子。应该说,伯克长得有点像拿破仑:稀疏的、梳向宽阔额头的头发,冰冷的眼睛隐藏在深陷的眼眶里,嘴巴不大,嘴唇总是绷得紧紧的。他的同居者是个任性、乏味、爱争吵的女人,这可以从她的长脸、总是低垂的嘴角和窝棚般的眉毛看出来。海勒夫妇是另一副样子。海勒像一个刚刚上场的小丑,挑起了眉弓,满眼笑意,鼻子垂在永远微笑的大嘴上。他妻子外表很好看,但她的美貌却是粗俗而阴郁的。

两对男女交游甚密。当伯克决定到远方去寻觅幸福时,海勒夫妇力劝他们留下来,住进海勒任管理员的租给穷人的房子里。这个不祥的贫民窟只有一个优点:房租极其低廉。

伯克夫妇搬到了海勒那里。三个月后,一个房间里的名叫唐纳德的房客突然死了。他欠下伯克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款子:4 英镑。伯克翻遍了唐纳德所有的纸片,没能找到一个地址或者某个亲戚的名字,否则,伯克可以劝说亲戚偿还 4 英镑,作为得到老头尸体的交换条件。既然没人出面料理,两位朋友不得不亲自把尸体送到墓地,而且还是无偿的。自然,这让他们极为恼火。

那时,海勒突然想出一个聪明的主意。这个主意不仅很快改变了四个朋友的生活,而且改变了整个爱丁堡的生活。

海勒想到,他们可以试着把死人卖给医生们。他们总是迫切需要尸体来做人体解剖。而且,爱丁堡声誉最隆的诺克斯医生拥有私人医学校。感兴趣的人可以去那里观看开膛剖腹。虽说让人奇怪,感兴趣的人可着实不少,大概,这样的人

现在还要多得多。每一次参观,诺克斯医生都要在报纸上登出启事。启事里甚至还规定了参观的收费标准:第一场 3.5 英镑,第二场 2.5 英镑,或者两场都看,一次性付 6 英镑。诺克斯先生仪表堂堂,同时有些骇人:他的额头极大,向前突出,额头下,一张小脸隐藏在眼镜后面。他个头不高,行动敏捷,精力充沛,十分富有,总是生气勃勃。

然而,他不断地需要尸体。

开始伯克有点害怕,万一警察局知道了,那就大祸临头了。因为,谁也没有授权给他们买卖死人。但是,海勒说服了朋友,他们把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,用土和破布装满棺材,运到墓地,埋到地下。没人对此有半点惊异,因为大家都清楚,伯克和海勒没钱为他们的房客雇掘墓工人。之后,朋友们前往诺克斯医生的解剖学校。谨慎的,如果不这么说的话,怯懦的海勒躲在角落里,而伯克壮起胆子,走到学校前敲门。开门的是一个年轻人,穿着一件肮脏的大褂,围着溅满血污的皮围裙。

“医生,对不起”,伯克对他说,“我有一具尸体给您……”

在这种事上经验丰富的大学生,扫了一眼伯克,急忙问道:“尸体藏在哪里?”

伯克怎么也不敢回答。于是,大学生把他领到屋里。在大理石桌面上,摆放着一块块人的尸体。见多不怪的场面让伯克镇静下来。于是他问道:“给我们多少钱?”

“能拿到 10 英镑”,大学生回答说,“可能会多些,可能会少些,这取决于肌体的新鲜度和器官保存的程度。”

“就是说,刚死的尸体更值钱?”伯克很感兴趣。

“每具新鲜的尸体我们付双倍。”

这场谈话后,只有一些手续要办。大学生让他们在晚上 10 点钟前把尸体运到病理解剖室,伯克出去找等得不耐烦的



海勒。他们回到家,把老头的尸体裹在粗席里,趁着天黑运到诺克斯医生的学校。诺克斯医生亲自检查了老人,并说,尸体还算新鲜,但就是太老了。因此,尸体最多值7英镑。两位朋友不得不同意,毕竟是无本万利的买卖。

朋友俩回家后,把他们的功绩告诉了妻子,他们决定把钱吃喝玩乐掉。接着,有人想到这样一个主意,开始是以笑话的形式出现:“既然他们收购新鲜尸体,咱们干嘛不给医生凑够一对呢?爱丁堡的大街上不是有很多无人过问的流浪汉吗?”

大家哄堂大笑,然后上床睡觉。

第二天早晨才发觉,钱都花光了,没酒可喝了。

几乎有一个月是在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争吵中度过,直到2月11日海勒在街上碰见了一个手拿大篮子,喝得醉醺醺的快乐的老太太。原来,阿彼加尔·西蒙松靠以约翰·胡波先生名义支付的养老金生活。那天,除了一个半先令的养老金,人们还在厨房里给了她很多可口的残羹剩饭。老太太把钱都喝光了,拿着篮子回家看女儿。这些事她都从容不迫地告诉给两位善良的绅士。两位绅士坚持说他们以前见过面,还请她到家里在舒适的环境中享受酒宴。

老太太觉得,这是两位正派的绅士,就高兴地接受了邀请。绅士们找到了一瓶酒,而老太太有好吃的,于是他们玩闹到半夜多。既然所有的东西都被吃光喝净,老太太也用不着急着回家看女儿了。客人同意在女主人的床上小寐片刻,因为这么晚在街上逛荡很不安全。

阿彼加尔女士躺下睡了,而谋杀犯们却围绕着床开始密谋,怎样把一文不值的老太太变成贵重的尸体。但是第一次从来都是最难的。需要有人动手,而大家却纷纷退让。最后,男人们决定,两人一起做,这样以后谁也不会产生揭发同谋者的念头。海勒捂住老太太的嘴和鼻子,而伯克全身扑到她身

上,抱住手和脚。伯克感到很费力,因为阿彼加尔女士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气,猛烈地蹬踹,使劲挣扎。但男人们也不是吃素的,几分钟后她就断气不动了。接着,男人们让他们的妻子剥光老太太的衣服,看看衣服里是否藏着什么值钱的东西,或者,是否衣服能值点儿钱。但是,无论衣服,还是皮鞋,都不值三个便士。伯克和海勒熟练地把尸体用力塞进箱子里,妇女们这时把老太太的东西捆成小包裹。然后,她们就去买早点,顺便把包裹沉在杰姆孜河里。

这一次,当男人们吃过午饭后把装着尸体的袋子送去时,诺克斯医生亲自出来迎接他们。他检查了尸体,对于尸体的新鲜度感到非常满意,他交给凶手们 10 英镑,吩咐他们下一次将尸体洗净再带来。至于尸体从何处来,诺克斯医生未曾询问,而伯克和海勒也没有报告。钱如流水般花光了,该去找新的牺牲品了。这次,伯克建议找个年轻的,医生可能会更慷慨些。

机遇让伯克碰上了。他在小酒馆遇见两个年轻的妓女:梅丽·巴杰逊和珍妮·勃朗温。姑娘们从早上起就在酒馆周围闲逛,没有一个客户光顾,1828 年 4 月初的天气又一直极为恶劣,姑娘们早已是饥寒交迫。她们在这片地方以前看见过伯克,甚至还和他调过情。当伯克出现,还邀请她们到屋里暖暖身子,喝几杯酒,庆祝天晓得的什么节日的时候,这个邀请正中姑娘们的下怀。

他们一起上楼梯,走进屋里。海勒已经等候在那里,他愉快地欢迎女客们,从柜子里拿出酒来。梅丽广有名气,很受欢迎,甚至可以说是当地大学生宠爱的尤物,因为她拥有爱丁堡最丰满的乳房。她坐到桌旁,开始吃盘子里的香肠。而伯克开始合计,如果不先享受一下就杀死这样的女人,那该是怎样的罪过。趁着海勒与珍妮谈心,伯克把乳房丰满的女客人拉

到塞满稻草的床垫上。就在这时，好像老天作对，他的姘妇马可杜伽小姐走进屋来。简直不可想象，这是怎样的一场醋海风波。最终，为自己生命担忧的珍妮拼命跑了，而伯克努力说服情人，说这一切都是正事的需要。

梅丽这时候已经平静地入睡了。海勒称呼了所有的圣徒，以他们的名义诅咒发誓伯克讲的都是实情。为了向爱伦证明自己的无辜，男人们立即扑向梅丽，两人一起飞快地让她窒息致死。这时，马可杜伽小姐才原谅了伯克先生。

很难想象，当诺克斯先生看见大理石桌面上的 18 岁的梅丽时，他是怎样的欣喜若狂。她的美貌和丰满的体形让他如此狂喜，以致于他召唤来大学生们，吩咐他们在浴池里灌满当时很便宜的酒精，把梅丽的尸体放入保存，准备在盛大的解剖表演时使用。因此，当一个大学生的走近医生，对他耳语说，认识这个姑娘，不久前还享用过她的服务的时候，诺克斯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吩咐大学生保持沉默。不知道这两人从哪偷来这些尸体，大概，他们在城市的停尸间有某种渠道。我和你们都是真正的学者，值得为这些小事费时劳神吗？

实际上，诺克斯医生为梅丽的尸体付的还是 10 英镑，这样一来，伯克和海勒再也不去找年轻的受害者了。麻烦又多，价钱还一样。

过了数周，杀人犯们穿上了漂亮衣服，大吃大喝，穷奢极欲，然而，金钱却从指缝间流走。这时，他们愈发胆大妄为。一次，他们看见警察们拖拉一个喝醉的女人去一个地方。因为那个地方与他们住所相邻，伯克决定利用这个机会。他走到警察跟前说，她是他的邻居，她命运很不幸，丈夫抛弃了她和两个孩子，于是她就借酒浇愁。如果警察先生们能发发善心，把她领到那个楼门口，那么可怜的女人的孩子们就会好过些，因为他们的母亲能在家里醒来。

穿戴得体的绅士的观点在警察们看来不无道理。于是他们把女人领到与伯克住所相临的楼门口,然后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而伯克随后把女人领回自己家,叫来海勒,他们就快速地闷死了警察提供的牺牲品。

虽然爱丁堡相对来说是个大城市,但是不可能把城里所有的流浪汉、妓女和酒鬼全都闷死,否则一定会落入法网。于是,杀人犯们决定把目标瞄向到首都来的外省人。

很快他们就得手了。伯克在街上遇见一个第一次来到爱丁堡的年迈的爱尔兰妇女。她牵着12岁的聋哑儿子的手,她为了给儿子看医生才领他到城里来。那女人递给伯克一张写着医生地址的便条,伯克说,他跟这位医生很熟,到医生那里要穿过全城,在去那里之前,他建议到善良的绅士家中歇息片刻,吃些东西。

大为感动的女人来到伯克家,受到了款待,他们让她喝了一茶缸威士忌,她不习惯喝酒,一下子就醉倒了。用床单闷死她并不费什么力气。而她的儿子可要区别对待。伯克下楼来到过道,孩子坐在过道里的椅子上。伯克用手势告诉他,妈妈在楼上等他。孩子进屋后,伯克坐在椅子上,把孩子放在自己的膝盖上,跟着巧妙地用膝盖顶断了孩子的脊梁骨。孩子临死前遭受了极大的痛苦,但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这一次他们只好把货物用独轮手推车运去,因为用手把箱子抬到解剖医学校是不可能的。诺克斯医生真是高兴极了,他们很少能碰到男孩子。他付给伯克16英镑。

但钱很快就被挥霍一空。为了获得牺牲品,他们甚至忍受很多不便。比如说,马可杜伽在农村的表姐恩·马可杜伽来做客时,他们把她也闷死了。只是伯克出于是亲戚的缘故,请求海勒在夜里,当恩入睡后,一个人动手。伯克觉得杀害爱伦的亲戚有失大雅。过了一段时间,又急需钱时,他们决定杀死

女仆。于是女人们只好亲自打扫楼梯和厨房。不能忘记，海勒不拥有房子，他只是管理房子。他不得不让房客住进来，而且还要监视他们，让他们不起半点疑心。

诺克斯医生总是需要尸体。尸体供应者的工作对他非常有利——现在他可以更多地讲课，招徕更多的观众。尸体不会腐坏，而医生让人们知道，他对尸体的来路也很鄙弃。

尽管如此，杀害达夫特·查米不仅冒很大风险，而且还很愚蠢。

达夫特·查米是个18岁的老实人，城里的怪人。他整日在街上游荡，唱一些自编的歌曲。总之，他是城里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1828年10月，海勒在街头遇见冻得发僵、浑身湿透的达夫特。海勒招呼他来喝杯热茶。信赖人的达夫特理所当然地同意了。海勒立即派妻子向伯克报信，告诉他下一个牺牲品在家里等着。

这回差点搞砸锅。他们请年轻人喝威士忌，他拒绝了，说他喝茶就足够了。于是伯克请他上床休息，达夫特同意了。很快他的呼吸就均匀了，等得不耐烦的凶手们像豺狼一样扑了上去。但是，他们的实践经验通常只局限于妇女们。这次他们遇到的是十八岁的小伙子，而且还处于清醒状态。后来伯克承认，他们已经不抱指望杀死达夫特了，幸亏，顺手抄起一根火钩把他打昏了。否则的话，结局如何还很难说。

达夫特的尸体运到病理解剖室，摆上桌面，守卫马上喊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这是达夫特！昨天晚上我还看见他。”

跑进屋里的大学生们都确认了这一点。但是诺克斯医生最怕的就是失去尸体的来源。他命令守卫和大学生们忘记看到的一切，自己对小伙子作了一点加工，几分钟之后他的脸就无法辨认了。

这场闹剧不知夺走了爱丁堡多少人的生命，终于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正式落幕了。

闹剧终结的这一天，一切都很平常，似乎没有什么可回忆的。伯克早晨去了趟啤酒馆，看见一个乞讨的女乞丐。老练的伯克一眼就断定，这个不老的、还很强壮的女人可以成为一具出色的尸体。他宣称他们是同乡，要请她喝酒。路上，伯克碰见了正因为无所事事而烦恼的海勒，就让海勒去买威士忌，为庆祝与老乡的相逢安排一场狂欢酒会。他们折腾得昏天暗地。刚刚租下10号房的詹姆斯和恩·戈列夫妇甚至还上楼来找管理员，跟他说，从一大早就这么喧闹很不像话。伯克和海勒竟然把住户撵到了街上。狂欢一直持续到深夜。半夜时分，食品杂货店员艾斯通听见从伯克的住房里传出女人的尖叫：“救命！杀人了！”店员想去叫警察，但是叫声猝然中断了，他觉得最好还是走自己的路。

然而，当第二天的清晨还未来到时，一个警察敲开了10号房，命令领他到地下室。那里，他毫不迟疑地打开了箱子，里面躺着昨天的女客人的裸尸！

杀人犯们被告发了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

总体来看，揭露罪行的第一个动力是被撵出住房的戈列夫妇。喝醉了的杀人犯们忘记了，这个长久空着，被他们用作被害者的临时保存地的房间已经租出去了。

不幸的夫妇在亲戚家度过了一夜，一大早返回住所时，所有人都在睡觉。他们踮着脚悄悄上楼到自己的房间。戈列夫人一下子发现了床底下的稻草。这些稻草晚上还堆放在楼梯间里。她惊异地看见稻草下面露出了人手——那里躺着个女人！就是她昨晚见到的那个女人。

惊恐万分的房客跑向楼梯，碰到了刚刚睡醒、还没有完全清醒的马可杜伽夫人。马可杜伽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

情。

“你们都看到了？”她问道，没有浪费一分一秒。

“看到了。”戈列夫人尖叫道。

“你们去报警吗？那太好了！其实，没什么可怕的。这个女乞丐本来有病，又饮酒过量，就把灵魂交给了上帝。等我们的男人们醒过来，他们会把她送到警察局。”

尽管她的话很有说服力，戈列夫妇还是向门跑去。见此情景，马可杜伽掏出钱包，从里面扯出几张银先令——这是保持沉默的优厚报偿。

“不，”戈列先生还来得及拒绝，“我们不要钱，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！”

房客只渴望一件事——逃离住房！

而马可杜伽夫人无法一个人阻止他们。她喊丈夫，但是丈夫没听见。她追着房客喊，保持沉默的酬金是100英镑……但是戈列夫妇已经听不见了。他们在街上冒雨奔向警察局。

于是，马可杜伽去推醒男人们，接着又把死尸移到地下室，这些事都占用了不少时间。海勒说，没酒不好办事，他就去酒馆买威士忌。他在外面时间不长。但是，人们在酒馆里没见到他——他跑去警察局，那里正坐着戈列夫妇。他冲进警察局长的办公室，大喊道：“我愿意作污点证人！”

这样一来，抓捕剩余罪犯的警察不仅有房客的证词，还有罪犯中的一个的供词。

伯克无可挽回地迟了一步。现在，他除了向海勒泼脏水，为保性命而垂死挣扎外，已经没什么好做的了。但是，海勒可以平静地坐在证人席上。他知道自己不会掉半根毫毛。

因为法院不是审理多个受害人的谋杀案，而只是具体审理最后一个受害者的案子，于是伯克以下列陈诉为自己辩护：

某个人拿箱子来找他。箱子里放着女人的尸体。那个人问，能不能暂时把箱子存放在这里，他要去与解剖医生谈好价钱。善良的伯克带他到戈列夫妇房间的床前，跟他说，既然住户不在，他们不会反对把尸体放在床底下。只是要用稻草盖起来，免得无意中惊吓了戈列夫人。他们就这样做了。接着，陌生人付给伯克半个英镑作为麻烦的补偿。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

这个故事露出的马脚是够多的，大厅里人们时而爆发出哄堂大笑，时而发出愤怒的呼喊。

在17个小时不间断的法庭审讯后，只有伯克一个人被判处死刑。他的同居者和所有罪行的同谋者（不错，是消极的同谋者）马可杜伽小姐得到了苏格兰法律中的一种判决：“有罪，但罪无实证。”听到了判决，伯克扭头对她说：“呵，你可真他妈的走运！”

海勒和他的妻子作为污点证人，宣告无罪，海勒立即在法院大厅里跳起了吉加舞。

数月过后，1829年1月底，在爱丁堡监狱前的广场上，据报界人士统计，聚集了28000名观众观看伯克的死刑。当时下着倾盆大雨，但无人离去。伯克怎么也不想离开这个世界——他要比他的受害者们更有活力。听人们说，他狡猾地用下巴撑住绳索，左右扭动，好让空气进入肺里，暂时死不了。人们乐于看到他抽搐的样子，但是死亡延迟得太久了，刽子手和他的助手们拽住伯克的双腿，吊在上面，终于把他给吊死了。

这场闹剧的其他角色尽管还活着，境遇也都不怎么样。爱伦·马可杜伽躲藏在城市监狱里——她在那里过了几个月，因为每次她探头到街上时，都会碰到想要撕碎她的人群。她只好拾起破烂的衣裙，跑回到监狱。最后，当局厌倦于保护她，就用一艘往澳大利亚运苦役犯的船把她送到第五大陆。



她在那里失去了音信。

海勒的遭遇要惨些。他先是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,因为被害者的亲戚们都起诉控告他谋杀,但是,出于遵循传统,法院拒绝审理。由于在爱丁堡的大街上行走非常危险,海勒偷偷地跑到一个边远城市,在一个有煮石灰设备的石灰采掘场工作。然而,有人认出了他,于是,工人们不用多想就把他推入装石灰的大桶里。他最终爬了出来,但双眼已经瞎了。此后到生命终结,他都在路上乞讨为生。

最让人惊叹的是本案中最富有的、而且似乎是逍遥法外的同谋者——诺克斯医生的命运。苏格兰医学协会剥夺了他行医的权利,他作为杀人犯的庇护者和自觉的参与者被极不体面地撵出解剖学校,并且不准许他再从事医学研究。你们知道这位绅士后来干什么了吗?他成了美国印地安人流浪杂技团的收款员。

瞎子海勒是这帮人里面活得最长的。19世纪50年代,他还在爱丁堡的街道上乞讨。人们遗忘了可怕的杀人凶手,遗忘了轰动一时的审判,也遗忘了诺克斯医生。伯克的案件成为英国立法变更的间接原因。爱丁堡的凶杀案把英国社会的注意力引向了影子医学的状况。因为诺克斯医生并非个别现象——解剖剧院(有时的确是和剧院一样,买门票后,您就可以出席手术现场。)的尸体来自于种种可疑的渠道。如果每个抓获的罪犯都对应一个、有时是一些个未抓获的罪犯,那么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,即类似于伯克团伙的歹徒在英国的其他城市也都存在。

伯克一案后,英国社会的争论演变为议会里的争论。作为激烈辩论的结果,1832年大不列颠通过了解剖法案。这个法案赋予死者的亲属以权利,在没有亲属的特殊情况下赋予地方政府以权利,以一定的价格、合法地把相应的尸体转交给